

散文

精英集
2012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老
信



散文 2012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 2012 精选集 / 《散文》编辑部编选.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306 - 6211 - 3

I. ①散… II. ①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6197 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5 插页 6 字数 323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7000 册 定价:38.00 元

写在前面

汪东兴

也许你会说,已经到了这样的的时候了:对于生活,对于文学,我们最好不要说什么了。因为中国人一直有个朴素的愿望,自己所思所想所付出,总得有个现实的回应或回报才好。无效的谈论在磨灭谈论的兴趣——何况,有些话已在我们心里长成了“真理”,清谈误国。

原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感受,也不是只有今天才是这等状况。生活的危机、文学的危机,甚至人的危机一直都在:现实在诗人那里总是显得异样,文学在现实面前总显得准备不足。黑塞《美好的世界》这样写道:

我常常尝试踏上通往可怕的“现实”的道路
那是官吏、法律、时髦和金钱主宰的地方
我孤独地逃避,失望又觉得解放

黑塞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获奖的时候,普遍的看法是,人类早已丢失了虔诚,黑塞则是浪漫主义最后的骑士。黑塞的写作生涯横跨两次世界大战,到他1962年去世时,冷战及印支战争又次第而来。从一次大战开始,黑塞就一直与好战分子及激进民族主义做抗争。不因为“现实”的不可控,不因为他以文学名义反战的种种徒劳,甚至不因为他骨子里透出隐逸的冲动,我们就草率地认为,黑塞那里的“现实”等同于我们传统里的“现实”。

黑塞的“现实”,虽然也常常是令他不快乐的现实,虽然也常常是令他向执政者及盲目人群提出“忠告”的现实——但现实在他那里终究还是一个求道理的场所以,而非“致用”的场所。骑士可能要远离故土,这并不意味着失望而弃之,相反,骑

士的浪漫传统给予了他知行合一的勇气。在《晚间行路》里,他这样说:

从前唱过的歌曲

我又低声吟唱

.....

我感到自己被拽向前去

直到我的小路落到了黑暗里头

不一样的“现实”在我们的传统中。仰天大笑出门去,“现实”被抛弃了,因为现实于己已经没有用处。李白出蜀,知道蜀道难,等到出长安,他知道了行路难。从屈原开始的以道自任的士人与权力系统的紧张关系,在李白这里再度成为问题。也许李白比屈原多一些人生解放的方法,乙醇和山水为他提供了些许阳春烟景,魂合大块,让他成为浪漫的“个体”。但即便是谪仙人,我们仍然能看到,他的创造力也只不过在回应那个人间的实用主义的文化圈套——在某种意义上,李白非但不是解脱者,而是套中人,甚至,他对这一圈套一往情深。

我不懂希腊语,据汉娜·阿伦特讲,希腊语“每个人”词源出于“远离”。个体,在概念上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它给予写作者的重要性,个体独立性的实现却是很难的事。的确,我们需要“远离”,但远离什么呢?

当然不是远离“现实”。

要远离的,是对于“现实”的实用主义的理解。

目录

【卷壹】

黄金明 父亲的荣与辱	003
方舟 渭南旧事	013
金宏达 新年三章	019
李家淳 初春	027
苍耳 青梅煮雨时	033
张艳茜 关于路遥	039
言子 飞鸣禅院	047
伊甸 树林【外二篇】	053
李城 坐在你的对面	059
朱以撒 行行重行行	064
闫红 马圩子杀夫事件	078
李汉荣 细节：有关火柴的记忆	082
存朴 不安之魂	091
于坚 嘉峪关记	097

111	王陆 讲汉语【外一篇】
120	许俊文 闪烁在时间深处的眼睛
124	王族 苦役
134	尧山壁 记刘真
140	查振科 乡村无边
151	周蓬桦 海边炉火
162	王干 马铃薯的文学缘
165	沉河 人与事

韩开春 墙上猛虎【外一篇】	175
苏北 阅读迟子建	181
习习 滋味·核	186
黎冬 阿小熟睡的时候	194
沙爽 回去	199
朱强 人间世	205
凸凹 感恩	212
小茶 满街的衣服都薄了	216
马温 从一座小岛出发【外二篇】	221

227	何雨 北大七年
235	简儿 邮局【外三篇】
241	王威廉 窗下的事物
248	林混 何以表达【外一篇】
255	安宁 八里庄南27号

【卷叁】

钱红莉 人生多寒露【外一篇】	267
张宗子 昔游	272
宋烈毅 小事物	279
丛桦 我的乡下春节【外三篇】	286
崔东汇 迎春来【乡间词】	291
丁燕 她在东莞：樟木头笔记	296
王月鹏 卑微的人	303
王秀云 我们不是一路	313
沈天鸿 故乡	320
李汉荣 父亲的鞋子	322
韩可胜 小记蒙校蒙师	324





山草枯荣一世，空谷秋风正紧。英雄从未死去，只是悄然退隐。

老树
信树



FLOWERS
IN
MY
SOUL

黄金明 父亲的荣与辱

父亲年轻时异想天开，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据说这种开放性的精神及冒险家般的行为持续到三十岁，这跟我印象中的极端保守大相径庭。据说是成家立室后，子女陆续降生，谋生的压力日益增大，他才无暇多顾。譬如他爱好鼓捣小发明，不是想靠发明改变命运，而纯粹是出于对科技本身的狂热和痴迷。至少，他知道不可能成功，然而那时热情高涨，尚未体验到绝望性的失败。他的发明或机械制造是从最简单的手工开始的。譬如编竹器，做简单的条凳和椅子，他十六七岁时掌握了乡间寻常的竹编技艺，包括编织难度最大的渔笼。他志不在此，仅是浅尝辄止，远称不上手艺高超。所编的竹器也太过潦草、粗糙，犹如一幅画作的草稿，徒具轮廓而没有灵魂和生命，难以称之为艺术品。

他为了简便而大批量地制作斗笠，用水泥和钢筋浇铸了几个“斗笠模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水泥做的斗笠样雕塑。他用这个模具制作了一批大小及形状相同的斗笠，但很快就厌倦了。他以同样原理浇铸了“箬篱模”，他先用竹子将箬篱劈开编织好，然后再将那一根根箬篱的顶端拗弯成箬齿，后来发现不如先将箬齿做好再编织起来更快捷方便。我参与过箬篱齿的制作，先用刀将箬条削好，然后将箬端拗弯成半圆弧，上面套一个铁丝箍，以固定其形状。但想要其保持圆弧状而不绷直，就得在微火上烘烤。得注意火候，太伤了箬齿易折，烘少了又易绷直。

在生产队时期，父亲决定制造一具震动村庄的机械，用木头和自制的齿轮和链条制造一台插秧机。那座木头机械外观看上去有点像孩子睡的木头小床，底部是木板，四面有栏杆，又像一只小船。在水田，通过人力操作控制机械臂一起一落，

就如鸡啄米般将秧苗按照一定的间距和行距插到水田里去。这个发明在村中传得沸沸扬扬,让父亲名声大噪。父亲斗志昂扬,加紧了制作的进度,连队长也很感兴趣,装模作样视察了几回。

当父亲和两个小伙子将插秧机抬到水田时,父亲坐在驾驶席上操纵,果然进退自如,插秧亦庶几符合要求,比人力提高了效率,又节省劳力。父亲轻松自如,得意洋洋,第一轮掌声过后,忽然鸦雀无声。连父亲也发现了致命的问题——机械上那排放候插秧苗的小孔,每次只会漏下一撮秧苗,这可以通过人力扯秧并放置,但这就必须在机械上安排一个人,用手去放秧苗,才会源源不断地将秧苗插到田里去。换言之,要花两人才能干一人的活儿,机械上多了百来斤,就显得不堪重负,行动不灵。机械是解放劳力的,否则就一文不值。父亲在嘘声一片中,赶紧将插秧机搬离现场,落荒而逃。其实,他只要稍加改进,设计一个自动进秧的装置,就有可能造出真正有用的插秧机来,搞不好还能申请专利,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发明家。

我于2011年三月,曾在广东中山某个仍坚持计划经济的村庄里(到九月初,有报道说其在房地产的疯狂开发下土崩瓦解),目睹过现代插秧机的风采,感觉父亲当时的机器虽简单粗陋,实已在核心技术上触及了该机械的原理。可惜,父亲兴趣已转移。他有好几天沉浸于失败的沮丧和打击之中,一心想着如何洗刷耻辱而不得要领,觉得除非有石破天惊之举,否则难以雪耻。他决定利用木头、竹篾及某些铁器制造出一架滑翔机。

他将物理学的杠杆原理及几何学知识之类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用斧头和手锯制作的木头齿轮,既坚硬结实,又光滑如女人的胸部。他不知道从哪儿弄到数十条单车链条,巧妙而精确地应用到不同的齿轮中去。滑翔机的核心部分就是这一堆奇形怪状而又杂乱无章的齿轮和链条结合体,而主体部分则由木板钉铆而成,看上去就是插秧机主体的翻版,但规模及体积更大,也更具气势。他在滑翔机底部安装了一只硕大如扁箕的木头齿轮,这只轮子拆自鸡公车(即独轮车,那是跟大伯父分家时得到的不多几件遗产之一),至于机舱及机翼的骨架,他将钢筋和两端拗弯成钩,虽没有焊枪,却能巧妙而牢靠地相互衔接起来。机舱及机翼、机尾诸部分,他利用竹篾编织而成,并在外头缝上碎布片,这些碎片,来自旧衣裳及他到石湾墟缝纫店厚脸皮捡回来的碎布条,利用数十个夜晚才将那些巴掌大的布碎缝制而成。生产队时期,他白天得照常出工,晚上则点灯操作,这一切几乎是暗中

进行。父亲闲时不是绞尽脑汁地画着图纸,就是在火炉前挥起铁锤锻造零件,深居简出,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看上去面容憔悴而疲倦。

他被制造飞机的狂热和激情所焚烧,他跟虚空中一架完美而真实的飞机在搏斗,就像马陷入泥淖而无力自拔。他不止一次看到了空中驰骋着一匹天马,那马扑腾着翅膀,凌空飞翔。他持着绳套去捕捉而一无所获。他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骑手。但由于技术、材料或者命运的制约,始终没有办法达到飞机最起码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他所制造的飞行器或大铁鸟,还不能像飞机那样翱翔蓝天,只徒具形状而已。

终于完工了。试飞的那天,阳光灿烂,滑翔机被父亲推到晒坪上去,花团锦簇,五光十色,各种颜色的碎布片像鸟雀光鲜艳丽的羽毛,看上去像一只大鸟。父亲胡子拉碴,神情疲惫而亢奋,他决定在风和日丽的今天,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也是最后一次。他操纵着驾驶席上类似于方向盘的环形杠杆,那架机械在晒坪上滑行,越来越快,轮子跟晒坪摩擦发出的嘎吱声,让围观者牙根发酸。父亲激动万分,脑海出现了翱翔蓝天的幻觉,将绕着村庄上空飞上三圈,他已将十数里外农场的大晒坪作为降落的候选之地……突然,他耳畔响起了震天巨响,仿佛山崩地裂,滑翔机急速而疯狂地冲出了晒坪的边缘,一头栽进了小河边的深潭。这样,那只色彩斑斓的大鸟就四分五裂,威风不再,而父亲摔断了一条腿,几乎使他丧命。父亲刚开始制作滑翔机时,大伯父讥其为丧心病狂之举,此刻则高声评论:“他彻底疯了。”晒坪及门星岭上围观的众人,大失所望,又嘘声四起,父亲的试验就这样草草收场。后来一个多月,他一头栽进了医书之中,他必须寻觅有效的草药和验方来对付那条不争气的腿。他将机器残骸打捞回来,放在阁楼上,从此将飞行器抛之脑后。

父亲不是冒险之人,他敢于试验飞行,乃是基于对自己的精心计算和高超手艺深信不疑。他做出种种骇人之举时乃出于自大的驱使。他每次搞发明总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碰到一丁点挫折就打道回府。我想,如果他目标定得低一点,说不定就能制造出一辆比较省气力的木头车来。他对此又不感兴趣,觉得无甚意思。

我十来岁时,一次偶然爬到灰暗的阁楼上,看到父亲早年搞发明的某些工具和器物,这透露了他年少时雄心狂想的蛛丝马迹。每一个人在年轻时都有无数个可能,一个在乡村长大的人,却没有足够的能量、热情和力气穿越漫长夜般的

黑暗和荒凉。他们不缺少才气及激情，最终却像火把熄灭在途中。我看到了那些奇形怪状的模具，并想起了人们的相关叙述，我仿佛窥见了父亲心目中的机械。那些堆叠一起、相互嵌接、犬牙交错的木头齿轮和链条，在阁楼的幽暗之中发着微光，仿佛一头怪兽的残骸。料想这就是父亲梦想制造出来的滑翔机，却无法飞上天去。父亲养好伤后，有一段时间，心灰意懒，深居简出，人们的讥嘲让他无地自容。

二

我们一家七口人在父亲的领导和统治下，免不了像清人在洋人面前，屡遭白眼，饱受欺凌。我想，父亲肯定当不了官或什么职务，这样的官儿哪有威信？其手下首先不服。没想到，他在生产队时期，居然做了一年多会计。他称得上村中的秀才，能写会算，一手算盘打得噼啪响，在数学上颇具天分（二妹继承了他的这门手艺，小学时就跟父亲学打算盘，大学毕业后做会计不是偶然的），中学课本的代数和几何了如指掌，还自学过一点微积分。他做事又认真负责，是个能干活的人。他老实可靠，胆小怕事，在头头看来是傀儡般的人物，易于控制。没想到老实人也有倔强处，也因为胆子太小，故不敢以身试法，当头头令他将谷种私下分掉时，他拒不合作。这样，他做了一年多，就被队长踢走了。他在会计任上，也做过两件堪称武勇之事，至今仍在人们嘴上津津乐道。一件是智取脱粒机事，一件就是在全县率先分单干。

那一天，父亲带人去石湾大队抬脱粒机，那种脱粒机张着血盆大口，口里有一个镶嵌着铁钉或铰轮的滚筒，外壳包着铁皮，看上去像巨大的老虎头。脱粒机靠发电机发电运行，利用皮带将电能传递到脱粒机上去并使其开动，这条皮带就是关键。当时，大队只有两台脱粒机，但村庄有二十多个，在农忙时节，村民为了争夺脱粒机不惜打破脑袋。父亲先到，邻村生产队长李飞却恃强硬抢，先下手为强，带人将脱粒机抬起就走。谁知父亲二话不说，顺手一抽，早已将皮带攥在手中。李飞冷汗直冒，没有皮带，就是将这铁家伙抬回村庄，也无济于事。大队干部捧腹大笑，笑翻在地上。李飞窝着一肚子火，但无可奈何，如果是在村庄，他早已大打出手了，大队却不是撒野的地方，只好乖乖地将脱粒机让给凤凰村人，板着脸走了。这可能是父亲做过最机智的一件事，当我向他求证此事，他却一脸迷茫，全忘了。

三

孩子生病多是受凉或受惊,若服药效果不显著,就可能是受惊了。父亲说,受惊的孩子后脑枕发热,我创有一方“惊防散”,煎服即愈,有时“喊惊”之法亦有效果。安抚小孩受惊,实乃慈母服侍小孩洗澡时必做之功课。一面轻轻抚摸婴孩,从额头、脸、耳朵一直摸到手,手臂和胳膊,然后是脚、小腿、膝盖和大腿,最后抚摸脊背和胸部,非常柔和,带着母亲对婴孩的全部爱怜和痛惜,犹如微风轻拂花朵,花瓣触及泥土。抚摸时,母亲哼唱:“哦保保(保胆、庇佑之意),日间好玩,夜间好睡,一觉睡到天大光——”语调柔和、温婉,既像歌谣又像咒语。那双温暖的手随着歌谣的节奏在移动,具有瞬间让婴孩安静的力量。若婴孩过度惊吓,常规功课就难以奏效了,必须进行类似于某种巫术仪轨的仪式了。“喊惊”不知始创于何人,又是什么时候传入村庄,却常被应用。

我五岁那年,因目睹父亲被“箍队”工作组围困在旧祠堂里,咆哮威逼,左推右搯,大受惊吓,骤发高烧。父亲给我灌了几服中药汤,仍没退烧。一摸我后脑枕,烫热异常,知我受惊了,遂拿我一件旧衣服,到了村口,一边用“秆传火”(燃着的稻草绳)燎了燎,一边反复低唤我的名字:“儿啊,归哟,归哟——”以召唤我魂魄归来,又将家里用于砍柴劈篾的大刀放在床头,并用铁器敲击,发出清脆的金石之声。放刀之意,志在驱邪。说也奇怪,当天夜里,我就退烧了。也许是父亲的仪式及声音有心理暗示的作用,能让我惊惶渐消而恢复平静,这也是一种精神安慰或心理疗法吧。至少,是可以使父母心安并将这种安定传递到孩子心中去。

四

我小时候曾跟父亲去交公粮,几经折腾,对方示意父亲将遴选过关的大半担稻谷挑入粮仓。数座粮仓就坐落于石湾河畔一处高地上,外形看上去像白色堡垒般的建筑物,主体呈圆柱状,仓顶呈圆锥体。待人得里头,该仓犹如宽阔宫殿,眼前黄澄澄的谷子,用“堆积如山”形容恰如其分。谷山斜堆而上,巍峨险峻,气势雄伟,一直从地板堆到屋顶,圆形的屋顶宛若天穹,谷粒黄光闪烁,耀人眼目。我从没见

过这么多稻谷的集合，这么多黄色的堆积，一粒谷子是微不足道的，数十吨稻谷的积聚就使其显示厚重和力量。谷山上有一人拿着“耙趟”在将谷子不断往顶上堆垒，以使谷仓腾出新的空间以容纳后来的谷子。我从没见过站或蹲在谷堆上的人，那幅奇异的景象至今难忘。他像只硕鼠，总之，在谷堆上出没的人，仿佛是一片橙黄背景上的精灵，面目模糊，不像来自人间。

在另一间结构和空间相似的仓库里，我目睹了盛放大米的仓库。这次的震撼同样让我措手不及，我好不容易适应了黄金般的颜色，如今被一片雪白耀眼的、银子般的光华所袭击。有一瞬间，我以为眼睛失灵了，眼前一片白茫茫，仿佛世界只是这一片毫无杂质的、纯粹的、由白色米粒凝聚而成的白光。数十吨大米从地底一直堆到了房脊及穹顶，我的感官和想象力于刹那间被摧毁了。此后，我再没见过如此多的白米，即使在梦境之中，我也没有遭遇过这么多大米。这些大米来自无数个不同的村庄，来自形状不一、大小相异的稻田，甚至于来自不同的品种，但都通过粮所的那几台碾米机将谷壳脱离而具有彼此相同、难以区分的形状、色泽和光芒。我家里的米缸是陶瓦的，我五岁时，它比我还高。这样的米缸，很少有装满的时刻，即使在收粮之季，装满了大米，也是没几天就塌瘪下去，很快就露出黄铜般的缸底了。妈妈常抱怨说：“唉，大船载来也不够吃。”

跟随父亲回家，我老觉得眼前的景物模糊，道路飘忽，眼前交替出现了金黄和银白之色，使我眼花缭乱，差点被路上凸起的石头绊倒。父亲警告：“走路要看路，不要望东望西。”谷子和大米的颜色，分别对应了黄金和白银，我想这里头存有深意。

五

分单干之后，很多人家都逐渐富裕起来了。分单干比生产队时期优胜，不是说仅吃大锅饭及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将人奴隶般囚禁在村庄，不可脱离半步，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人的自由和生产力。分单干不仅在于各人种田，积极性更高，而是人得以脱离束缚，自由流动，并从农事及田野中抽身而出，使经营工商业有了可能。通常的做法是，妇女驻守村庄，耕田并带小孩子，男人则走南闯北，打工赚钱。那段时期，是村庄最热闹最繁荣的日子。大人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但神色宽慰而

生动,孩子们整天在村巷或晒坪上嬉戏,不知疲倦,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村庄成了一个乐园。没几年工夫,村庄越来越兴旺了。大伙儿除了耕田,还搞起副业或外出打工,劊猪匠福兴又挑起担子串村走寨去阉猪。除了队长家,村子又多了九幢红砖屋。拉上电灯之后,整个村庄连夜晚也亮如白昼,接着,电风扇、收录机和电视机也搬入村庄了。毫无疑问,这个古老的村庄,它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村长寮胜屋旁的苦楝树上安装了一只大喇叭,他就躲在家里,对准一只话筒宣布村规民约,或发号施令。在一段时间里,那只大喇叭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神奇的音效引起我的兴趣。它高高挂在苦楝树的枝杈上,像一朵硕大的喇叭花,一根电线从寮胜的房间延伸出来,攀缘而上,连接着它。我惊奇的是这朵古怪喇叭花发出的声音,比大松家那只黄狗叫得还响。寮胜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就从里头发出来,像一条条青蛇缠绕着苦楝树细小的枝条。我觉得寮胜变成了一个小孩,就躲在喇叭里说话,而这件奇特的仪器将他的声音放大了数十倍。

有一次,我爬上苦楝树,将耳朵对准喇叭口。寮胜正在做广播,他的声音像锤子敲击我的耳膜,将我震得嗡嗡响。等到寮胜结束广播,我将嘴巴凑过去,对准喇叭,煞有介事地说了起来。一只鹧鸪歪着小脑袋望着我。我沮丧地从树木上滑下来。

寮胜每天都要喊到声嘶力竭,志得意满。他的声音灌满了村庄每一个人、每一只狗、每一头猪的耳朵,连家禽也受到了寮胜在喇叭中放大的声音之震慑。一只公鹅受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在红砖墙上撞碎了脑袋。而苦楝树上的一窝小鸟,已抛弃巢穴,逃之夭夭。他的声音像粪水泼向稻田,没有一棵禾苗可以幸免。他的声音笼罩着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连茂密的树林及狭窄的茅厕也无法躲避。这种刺耳的喇叭声,对村庄来说纯属多余。我是说,人们已不怎么在意前生产队长现任村长寮胜的声音了,他的声音变得可有可无,对于村民,已没有了实质性的影响。寮胜兴致好时,也会播放一些粤曲或粤语讲古,他从不播放流行歌曲,他在广播上深恶痛绝地说:“邓丽君之流的靡靡之音,那是美蒋特务为了瓦解我人民群众无比坚强斗志的阴谋诡计,他们绝对不会得逞!”但据寮胜孙子说,在夜深人静总能听到他房里传出美妙如天籁的歌声:“何日君再来——”不过,村人对寮胜的表里不一已见惯不怪。

大伙儿显得精神抖擞,以前那种饥饿的脸色以及木偶的神情消失殆尽。他们